

非洲强人泰勒

□ 方舟

利

比里亚总统泰勒是赫赫有名的非洲强人，在你打算进入泰勒的办公室前，你最好先停下来仔细打量一下周围，这时候，你首先看到的当然是泰勒的第一个保镖，此人身体瘦长而结实，瞪着一对怀疑一切的眼睛，衬衫领子已经磨损不堪，你简直无法想象总统保镖的服装会如此

之肮脏不堪。泰勒办公室外的走廊里灯光灰暗，楼梯上全是灰。当年用来分割房间的两大块玻璃在内战期间被打得粉碎，这些碎玻璃居然直到今天还躺在老地方不动。不过，这幢大楼的外观倒还是老样子。一路走过去，你会看到利比里亚前总统托尔伯特的巨幅画像仍然挂着，此人在1980年军事政变时，就是在这幢楼里被剖腹开膛的。同时，你在此地还可以看到当年操刀剖开托尔伯特胸膛的“刀手”、前总统多伊的巨幅画像，而多伊总统

本人在1990年的政变时被喝得酩酊大醉的叛乱分子先是割下耳朵，接着是凌迟处死。

不过，今天的保镖比起从前来还是好多了，他们至少比从前的要强悍得多，尽管这些保镖衣衫不整，面目可憎，但他们在保护泰勒这个非洲强人方面是牢靠的。众所周知，非洲是个出强人的世界，而且这些强人也很少有好下场，比如被谋杀的，刚果的卡比拉就是如此下场，今年1月，他的保镖在假装俯身同卡比拉讲话的时候掏出枪来一枪就把他给崩了；也有的强人死得非常神秘，尼日利亚的阿巴查就是如此下场，据说他是正在同妓女寻欢作乐时突然死去的；还有的强人则被处以可耻的终身流放，或者被打入深宫，永远不见天日，或者是运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抓住大权不放一直到断气为止。总之，非洲的强人是形形色色的，他们有超人的个性，喜欢拍马奉承的小人，嗜好血腥的暴力，他们对自己统治领域的各种资源尽情地掠夺享用，从来不顾及自己身后的任何名誉或其它事情，利比里亚的总统泰勒就是非洲强人丛林中的一个当然的代表。

泰勒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在这个时候，他经常穿的是黑色的西服，里面是金黄色的丝质领带，他会面容严肃，戒心十足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办公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随从都必须在他周围站一圈，这样他就能完全沉浸在公务里。他也喜欢接见客人交谈，他往往是口若悬河，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的工作语言是带着浓重美国腔的英语，说话时习惯的口头语是“哎，别那样，别去那个方向！”，他在说话时另一个口头用语就是“上帝”，常常是“上帝”不离口。在这样的演讲中，泰勒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对方相信他的部下在90年代的内战中“从来没有杀过人”，泰勒坚持认为：“杀人和强奸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许发生的。”当客人提及他们在他的统治领地亲眼目睹的排列在架子上的头颅时，泰勒总统顿时会义愤填膺地指出：“这得看你所看到的是谁人的头颅了，他们可能是敌人的头颅。”当客人问及泰勒本人是如何在1985年逃出美国麻省监狱时，泰勒显然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的答复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逃出来了，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吧”。

说到这里，泰勒总是希望来访的客人都无条件地相信外面所流传的对他的指控“全是造谣污蔑”。他再三强调他从来没有干扰过、更没有恐吓过他的利比里亚政治对手，他也从来没有向塞拉里昂的“革命统一阵线”出售过军火，该阵线最“著名”的事情就是用大砍刀到处砍断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老百姓的双手或腿，泰勒还会强调说他从来就没有走私过任何钻石，不错，泰勒承认他同塞拉里昂的“阵线”确实保持了长期的联系，但他决不是塞拉里昂内战的推动者，恰恰相反，他是塞拉里昂坚定的“和平缔造者”。他特别指出他已经按照国际组织的要求断绝了同“革命统一阵线”的来往，所以，泰勒会很气愤地指出，联合国最近一份报告罗列了他的罪行，并从5月上旬起对他领导的国家开始进

力量将亲赴前线视察战场的泰勒的私信、同时还是泰勒政府的一名部长在前线战场“就地正法”。泰勒闻讯后一方面是无比的悲痛，另一方面则是异常的紧张和担忧，他重新召回从前的老战友，恢复他手下声名狼藉的“反恐怖战斗队”的活动，据国际大赦组织调查，该战斗队成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被怀疑对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毒刑拷打和强奸。这就预示着在这个次撒哈拉非洲国家，流血的历史将重新开演，而在这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中心又将是一名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的非洲强人。

实话实说，如果泰勒本来就是一名杀人如麻、极端残忍的刽子手的话，这就很容易对这个人作出评估了，可是泰勒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泰勒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美国的政治和通俗文化非常熟悉，常常喜欢引用美

同盟的关系。因此，泰勒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对非洲“丝毫不了解”，结果，连他本人“也被美国误解了”。泰勒认为，美国只有在对他的背景、动机、欲望和恐惧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整个非洲的形势有深刻的了解。那么，泰勒究竟有什么背景、动机、欲望和恐惧呢？

据了解，泰勒有一个经历确实是一般的非洲人很难望其项背的，那就是：作为一名西部非洲的军阀后代，泰勒居然能毕业于美国麻省波士顿著名的贝特列大学，然而，毋庸置疑的就是泰勒是该大学1977年的本科毕业生。该校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至今仍记得这个来自非洲的“顽固但并不特殊的学生”，亚历山大教授给他的宏观经济课程打了个“B减”，给他的经济波动和预测课程打了个“C”，亚历山大教授回忆道：“他的行为举止非常好。”他始终是衣冠整洁，领带系得非常好，准时上课，总是坐在教室中间的后面第三排。亚历山大说：“我同时还有其他非洲学生，在我看来，这些非洲学生学成回国后无疑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但只有泰勒最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

可是，事实的发展却同这位教授的估计完全相反，早在70年代的美国，泰勒就对“流放中的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在美国留学的利比里亚学生都非常不满意国内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被称为“美籍利比里亚人”，因为他们的祖辈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利比里亚这个国家



▲ 泰勒究竟有什么背景、动机、欲望和恐惧呢？

行制裁，这“完全是错误的，是卑鄙的国际大阴谋”，是“有人陷害和报复”，是“有人想赶走现在的领导人”。

确实如此，泰勒最后的话倒一点不假。长期来同他对着干的叛乱部队最近已经从邻近的几内亚进入利比里亚领土，又在紧张策划酝酿一场新的内战。双方的斗士都在开始为战争作准备，准备手段之一就是屠杀一切可疑的平民，这就迫使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又开始背井离乡的逃难行动。今年4月，反政府武装

国广告文化中的流行语言（比如“牛肉在哪里？”）来展开自己的话题。他的助手也指出，泰勒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罕见的曾经在美国上过大学的领导人，而且还会打网球，虽然打得很蹩脚。

目前的泰勒可以说是真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在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逼他断绝同“革命统一阵线”的来往；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他的政权和他自己的生存，他又不得不同“革命统一阵线”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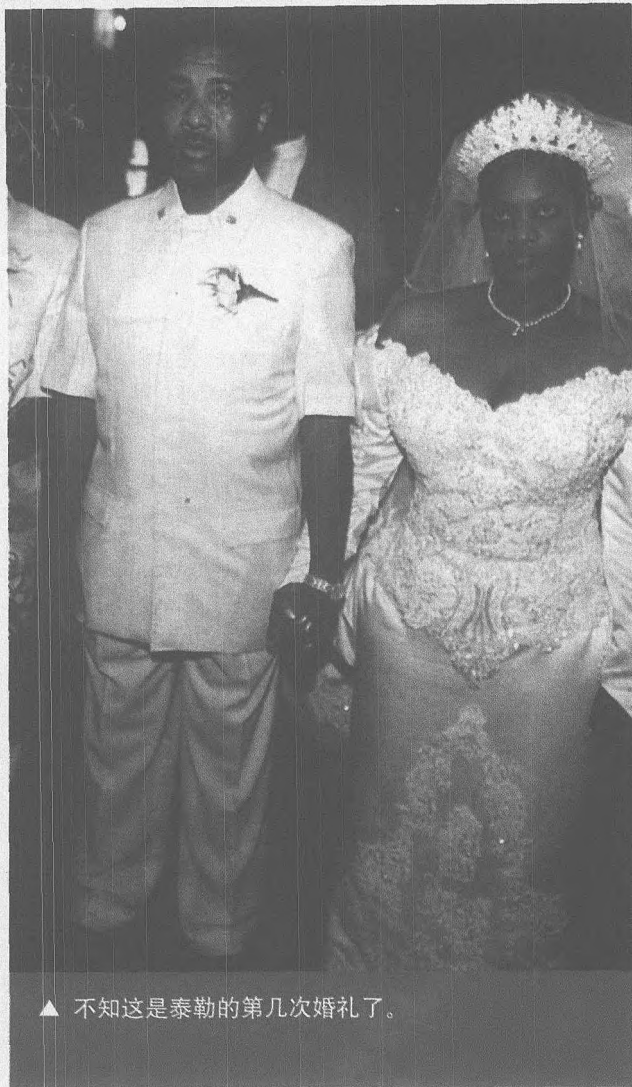


就是由这些被解放的黑奴在1847年建立的，这些“美籍利比里亚人”从来都认为自己那些土著利比里亚人的“天然统治者”。泰勒的父亲也是“美籍利比里亚人”，他的母亲则出身于当地的戈拉部落。这就给泰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泰勒可以根据政治斗

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灵活机动地利用他的出生背景。

泰勒首次涉足国内政治是在1980年的利比里亚政变期间，结果却并不妙，几乎使泰勒丢尽了脸。当时一个来自克拉恩部落的名叫多伊的半文盲居然推翻了当时的美籍利比里亚人当总统的政权，自己取而代之，成立了一个更残暴、更腐败的政权。泰勒看准时机，通过自己认识的政变领导人之一，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也总算为自己谋到了总服务局局长的职务，这一职务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泰勒的手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工程合同，合同意味着什么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泰勒局长的好景不长，没多久，他竟然同多伊总统闹翻了脸，这样翻脸的结果只能是泰勒滚蛋。于是，泰勒带着他贪污来的90万美元又来到了美国，不过这次过的是流放生活。但多伊仍不罢休，通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将泰勒引渡回国，泰勒就这样被关进了美国的监狱里。16个月后，泰勒及其同牢的狱友利用床单搓成的绳子，拧断铁窗的栏杆，成功地从美国监狱里逃了出来，先是逃到墨西哥，最后终于成功地在非洲露面。

泰勒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同其他许多利比里亚人一样，认为自己完全能比多伊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但是，泰勒同其他利比里亚人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正当他们还在那里为如何治理国家争论不休时，泰勒已经开始干了起来，他邀请来那些具有作战经验的流放同犯，还把新招募来的成员送到利比亚培训。1989年的圣诞节之夜，泰勒带领100名士兵越过边境进入利比里亚。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本来根本不是多伊政府的手，政府军完全能轻而易举就把泰勒及其人马全部消灭，可是，由于多疑的多伊政府执行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的错误政策，政府军把他们所怀疑的老百姓统统杀光，这样一来，政府军的残暴行为反而使泰勒的“利比里亚国民爱国阵线”部队开始逐渐壮大起来。壮大起来的反政府武



▲ 不知这是泰勒的第几次婚礼了。

装也开始全面出击，特别是针对多伊出生的克拉恩部落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这一方面是对多伊的惩罚，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熟知的非洲的种族之间的残杀，再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屠杀来树立泰勒个人的业绩和威望，泰勒的部下只要感到克拉恩部落的成员稍不顺眼就马上就地处决，连个起码的审讯手续都不要。

从90年代到现在，利比里亚的内战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尽管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停火情况和签署过所谓的停战协议，但每过两年就必然会重新开战。1997年，在国际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利比里亚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但没有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愿意在大选投票前放下手中的武器。泰勒当时主要的竞选对手是一位名叫艾伦·J·萨里夫的女性，此人原先是联合国开发项目的非洲部主任，她的口号是：让人民掌权。可是许多利比里亚人对她的能力表示

怀疑，他们担心萨里夫可能很难给利比里亚人民带来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和平与安全。利比里亚老百姓还担心万一泰勒落选的话，这家伙肯定要大开杀戒，结果，当大选揭晓时，泰勒居然以压倒多数当选为利比里亚首任“民选总统”。当时的利比里亚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你杀了我妈，你杀了我爸，我却把选票投给了你！”自从泰勒当政以来，他的保安部队和打手——铆牢国内的那些反对派和人权活动家组织，迫使他们纷纷逃离利比里亚。

1999年的春天，泰勒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反对派终于又“揭竿而起”，仿效10年前的泰勒，组织起新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新一轮的残杀又重新开始。去年7月，一位名叫伯纳特的利比里亚卡车司机在北部地区同反政府部队相遇，对方刚从几内亚培训基地过来，因此就征用了他的卡车。一路上，伯纳特感到自己就是一名俘虏，最恼火的就是饥饿，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赶了一天的路，这些士兵总算给了他一碗肉汤，可是煮肉汤的肉就是他们刚才杀死的政府军一名士兵的心脏，伯纳特说：“我看着这碗汤和汤里的人心，怎么也

无法喝，最后只能一倒了之，而后，这些士兵说：‘给你吃的，你不吃，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幸好的是我碰到了一名还算有同情心的反政府军士兵，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逃离了这支部队。”

可以说，泰勒对这类故事也是非常熟悉。实际上，他自己的部队在战争中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他也清楚有不少利比里亚人也正在等待他为此付出自己的代价。因此，他非常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也为自己的安全动了脑筋。泰勒毫无疑问是权力扩张主义者，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权力，他都是紧抓不放的，不但不放，还要不断地扩张手中的大权，不过，据专家认为，泰勒如此紧抓权力不放的根本原因恐怕还不不仅仅是对权力的嗜好，而更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于一种恐惧。据利比里亚外交人士透露，就在刚果的卡比拉被谋杀后的第二天，泰勒就对他的私人卫队进行了大改组，

泰勒非常关注自己的安全，他的一个观点是：“在这里一个人必须十分小心，非洲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现代化国家里，你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对手，而在非洲，一旦你竞选失败，你马上就成为全民公敌，人们随时随地都会一刀宰了你。”

泰勒之所以支持塞拉里昂的“革命统一阵线”，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恐惧。同对方结盟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得到钻石资源，此外，就是能在长期不稳定的边界获得一个相对“友好”的缓冲地区。与此同时，泰勒还能腾出手来关注一下几内亚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发展情况，因为那里也是泰勒培训自己武装力量的一个基地。泰勒声称，他到今天还是弄不清楚他怎么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贱民”，他认为，如果能得到国际援助的话，他完全可以把利比里亚建设成一个美好的非洲国家，要比他的前任干得好。泰勒还说，他鼓励他的国民要有“远大志向”，他还掀起了一场给利比里亚各地学校配置电脑的运动，虽然说现在利比里亚所有的学校几乎都处于停顿关闭状态。他还声明自己是“最顽固的走资派”，可是美国人就是不赏识这个“走资派”。泰勒承认利比里亚的繁荣和他个人的生存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可是他又担心美国的支持最后将导致他的政权垮台。于是，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两面光”办法，一方面，他推出了表面的民主，另一方面，他要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到他的政权；一方面，他创立了地方的各种人权组织，另一方面，他又要保证在这些人权组织中绝对没有反对他的势力存在；一方面，他宣布允许媒体对他及他的政府的公开的批评，另一方面，利比里亚的电视台，电台以及唯一的短波频道又统统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今年3月，他干脆把唯一的一家唱对台戏的报纸给关闭了，理由是这家报纸拿了外国人的赞助。

凡是同泰勒接触过的外交官员都认为泰勒这个人实在太精明了，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泰勒的精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常驻蒙罗维亚的外交官说：“泰勒总以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他总以为人们都无法识透他，实际上，他完全错了。”泰勒的老百姓对他不满意，他的部下也对他“嗔有烦言”。在经过3年的统治和治理后，首都的部分街区总算有了电，但失业的人还是比比皆是，营养不良的儿童和成

年人更是随处可见。在首都的各个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堆成山的垃圾。政府的年预算额为6500万美元，而泰勒政府继承来的外债则高达25.5亿美元，而且大多数没有偿还，可是总统办公室每年却要消耗28%的国家预算，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安全保卫工作。

虽然说利比里亚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援助是每况愈下，但泰勒的慷慨程度则随着他的个人财富增长的幅度而



增加。他动用“私人”的基金来抚养他的妻子们和情人们：泰勒拥有一名基督徒的妻子和一名穆斯林妻子，此外还至少有两名前妻和一些替他生过孩子的女性。同时，泰勒还生性乐善好施，他经常向选美大奖赛和各种比赛项目的女性金牌得主赠送现金或汽车。去年，他和他的部下出席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音乐会举行的地点是蒙罗维亚市内为数不多的完整的大厅中的一个。当一名女歌手放歌高唱为这场音乐会特地准备的“利比里亚的光辉灿烂的未来”时，泰勒第一个鼓掌登台，在女歌手边上翩翩起舞，并要女歌手再唱一遍。而后他宣布奖励女歌手25000美元，并当场封她为“音乐大使”。指示外交部为她颁发外交护照。至于对众多利比里亚老百姓的贫困生活，泰勒似乎毫不关心，也毫无歉意，他强调：“这首歌是利比里亚的象征，它起到了一种团结、复新利比里亚的作用。”泰勒一再强调他颁发的奖金完全是他“私人”的钱，是外国赞助者赞助给他私人的基金。当有人告诉他说许多利比里亚人都迫切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外国老板赞助

他的基金时，泰勒的回答非常干脆：“管他们屁事！”

由此可见，利比里亚许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反对泰勒统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不过利比里亚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用暴力赶走泰勒，那么他的继承者会不会是泰勒第二呢？蒙罗维亚一家报纸的编辑就表达了这种忧虑，他说：“这里总有不少军阀想掌权，这里没有中产阶级，什么都是极端——你要么支持政府，要么就是出去流放。我们谈论过用暴力来改换领导人，好象只要领导人一换就什么都解决了，可是我们从前也换过，但还是什么也没有解决。”蒙罗维亚大主教也是人权的维护者，他说：“多伊当年也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但结果又怎么样呢？泰勒也是救世主，人们推翻了多伊，迎来了泰勒政权，但人民又得到了什么呢？”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明摆在那里的，泰勒只不过是非洲无数强人中的一个，非洲大陆长期来一直是处于痛苦之中，这里强人林立，疾病不断，贫困随处可见，许多城市里停电停水，学校开不了学，医院里没有必要的药物和医生护士，无数孩子死于各种疾病，爱滋病的流行又产生了无数的孤儿。即使象一些比较好的国家，如加纳，塞内加尔等，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它们面前的路还长得很。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吃香的还是泰勒这样的强人，泰勒为此还创造出一套强人理论，他认为，只有象他这样的强人才能对付和解决非洲的混乱、贫穷和落后。泰勒身边的顾问倒还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因此泰勒也很希望通过他们说服小布什政府同他的国家建立一种“建设性参与”的关系。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但布什政府则面临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如何看待泰勒这样的非洲强人？承认他是一名不同于其他非洲统治者的强人？承认他统治下的国家可以拥有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或者是动员国际社会运用所有的力量和影响力来迫使泰勒政权遵守国际惯例和规矩？一向喜欢“统帅天下”的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泰勒政权面前似乎有点一筹莫展。而泰勒则每天威风凛凛地踱步在总统府的历任总统画像的面前，思考着如何才能避免这些前任的覆辙。

W